

上饒集卷中

上饒的集中營

長江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衆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裏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司令部所在地方，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戴笠的重要殺人兇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爲第三戰區長官司司令部集訓總隊（內分軍士大隊——在鉛山和軍官大隊——在周田，大隊長張超）和特別訓練班（主任張超）兩個單位；四月以後，改編爲「中央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集中營」「中央青年訓導團西北分團」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爲下列幾個部份：第一是七峯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家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份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七峯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峯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裏面關着許多名人，除葉挺軍長外，還有馮雲峰、林植夫、黃誠、李志芳等，新聞記者有兩個：兩個是國新社的計惜英和谷斯欽，一個是創

辦豫東大衆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的編輯王聞識，華僑青年有暹羅的陳子谷、安南的黃迪非。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裏。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特認爲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路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還有不少是由國民黨部隊機關中捉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裏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荊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裏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爲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份在周田村，其中分爲『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爲五個隊，其中一隊爲女生隊，『特訓班』爲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分子，由張超的親信幹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代，他就在新四軍的周圍，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爲革命的叛徒，作爲特工的後備軍。

在七峯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鍊，不許互相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以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幹部來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德蘇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

⑤他們自己捏造的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爲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個班長派到延安去作好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偽造。

騙的是特工——情報員。爲了爭統治權，三方面時常鬥爭，曾經爲了想強姦女犯，特務團和憲兵團幾乎打起來，而他們對於『特工』，一致罵他們是『吃冤枉』的東西。

經過七峯岩的軟化階段，如果還不能達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轉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營，不管是『軍官隊』，或者是『特別訓練班』，腳鍊一律不要了。這幾百人都關在有鐵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擡木料、打土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裏蒼蠅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馮雪峯肚子上生一個大瘡，愈爛愈深，每日流膿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請醫生，所以他的病鬧得非常危險。對於『軍官隊』的統治辦法，比較更橫蠻些，經常實行毒打。而對特訓班，則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軟化，不斷派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時暗中佈置內線，偵察『囚犯』之思想行動，往往最後還由張超親自談話一次；仍不能達到自首之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茅家嶺。

被他們判定爲『頑固不化』的分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將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箕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茅家嶺。

到了茅家嶺，又上腳鍊，一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不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剝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

陽裏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國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生半死呢？』

李村是因葉軍長的地方，葉軍長最初表面比較受優待些，沒有上腳鐐，顧祝同要他寫一個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動完全由項英負責，他堅決反對，他說：『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擔，與他人無關，應將其他被捕人員釋放。』他在李村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務塗去，還看得出的兩句有『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後來特務要把他遷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雙方爭執，被憲兵捆起來弄走了。

國特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而答覆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與暴動。周田村集中營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來了一次大暴動，全部『犯人』奪了守衛的武裝，衝出了地獄。

爲了防止逃跑與暴動，『三戰區情報專員室』以上饒爲中心，三十里以內劃爲內層警戒線，密佈軍警，並強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爲外層警戒線，這裏派人於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份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敵軍攻佔上饒，這個集中營會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個隊暴動出來。其餘則到徐市成立新集中營，但是全國這樣的集中營還有十幾個，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還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解放呢！

煉獄雜憶

一 青

前言

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上饒集中營」已經出版。他們寫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我少寫了這一方面，多寫了些可笑可憐可憎的東西。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倒可成爲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著。

集中營裏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我不會運用組織，真有從何說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時也記不起許多，所以我只能把追憶得出的，零零碎碎湊起來，寫成這篇「雜憶」。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有許多雖友同志可以按證。其中年月日、數目字、事件順序，或有記錯，但亦不過「或有」而已。

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確實忘記了，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我的許多朋友，他們對我崇高熱烈的友情，我是銘感終身的，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樣永不會忘的。只是他們現在都還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未得他們的同意，寫出名姓，他們或許會不高興，而且於他們確有所不便之處。

一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坐了五個多月的幾處牢監之後，被解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
的西山牢監。一座廟裏關着百多犯人，有漢奸，有強盜犯，有普通刑事犯，有政治犯，有帶着姨太太

服侍的高等犯人，有穿着破單衣褲整日蟻伏在禾草堆裏的低等犯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觀。

其中有個和我同姓的難友，他本是少將軍需處長，判了十四年徒刑，已坐了一年零。再過幾個月就可用調服軍役的名義出去，自由地依法去戴罪圖功了。他很熱情和我認了五百年前的本家，對我特別關心，一天早晨他急急跑來通知我：

『你就要解到別的監房去哩！趕快準備。』

我問：『解到那裏去？』

『這可不知道。這裏有三四處官司機關，每處不止一個監房。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嶺的監房，依你的案情，恐怕會到那邊去。』

我說：『已經換過五個監房，苦也苦夠了，再苦也不過如此吧！』

『那不同！那不同！那邊真叫苦！』他鄭重地說。

『怎樣苦法呢？』

他想了一下說：『總之，別的監房還有監房中的自由，那邊監房之中有監房。別處還是十八層以上的地獄，那邊是十八層之下的。』

我問：『是不是特務機關？』

『正是！正是！是屬於特務專員室的。你得趕快準備，東西不要多帶去，尤其是筆墨書籍，全身要搜查過的。錢藏好，有錢總可以少吃苦，最要緊！最要緊！』

我感謝了他的指教。知道事情更不妙。把東西檢點了一下，把幾百塊錢分散藏在六七個衣袋中。不久，有兩個槍兵來押送我。那本家難友爲我僱了個挑夫來，挑着衣物走。大路小路，繞繞彎彎，走

十多里。太陽快下山了，我問還有幾多路，是不是上茅家嶺。一個槍兵點了點頭。我的心沉下去，想此去即使僥倖不死，也從此墮入深淵，不知何年何月爬出來。翻過小嶺，就見到山下一座孤廟，門口站着衛兵，我就被帶到這門口。

進門就有一個年青軍官走來，把我的鋪蓋衣包隨便掀捏了幾把，他指着凳子說：『好！你就在這裏坐一坐，等一會。』我想那本家難友的話，有點言過其實，這個看守軍官還不兇狠。

我坐下來，看到左廂兩間狹長的監房，五六尺高的石牆上，排着短木柵。許多蒼白的臉孔，夾在短木柵之間望着我。右邊也有廂房，門口有幾個女的，探着頭張着我。青年軍官在廳上踱來踱去，想和我說話，又不說。

直等到上燈，衛兵在說：『管理員回來了。』門口跌衝進一個人。青年軍官對那人說：『管理員，我給你收下一個犯人。』那管理員口中『好！』『好！』地應着，衝過來指着我說：『你把衣服解開來！』我一面解鈕釦，看那管理員穿着一身新的草綠色的制服，軍帽高挺在腦後，亂髮下面一對三角醉眼，眼珠滿繃紅筋，眼下一隻鷹嘴鼻，鼻端歪在半邊。他衝上一步，問我有沒有錢。一股酒氣夾大蒜氣，直噴過來。我閉着氣從草衫袋裏取出一疊鈔票遞過去。他問：『還有嗎？』伸手捏我棉袍袋，又被取出幾張鈔票。『你這個人不老實，我不會要你的！』他說着又伸手摸我棉襖袋、襯衣袋。他把我周身捏了又捏，褲子襠筒都摸捏過。叫我脫下鞋子，他提着鞋子倒抖幾下，反覆驗着。又叫我打開鋪蓋，他把被頭抖了又抖，捏了又捏，然後丟在地上。再要我打開衣包，我捏住了藏着錢的衣袋，一件一件抖給他看。他哼了一聲，我把衣服包好。他兩眼盯住我看了一會，說：『錢、衣包都存在我這裏，不會少你的。』回頭對衛兵說：『×班長，開大籠子！』說罷拿起我的衣包跌衝進廳後面

去了。

衛兵開了籠門，我挾着被頭，低頭側身挨進籠門。在一條燈心的油燈光下，見到一間長不到二丈，闊約一丈二三尺的房間，左右兩棧連高鋪，睡滿着人。兩鋪中間夾着一條空隙，是進出路，可是有不少蓬頭髮和雙腳掛出在鋪沿，排滿那條進出路。我呆立了一會，看到裏面牆角邊，似乎有個空隙，想就在地上胡亂睡一晚再說。一陣騷動之後，好容易挨到角上，原來是擺着一隻溺桶。我正在進退不得，一個聲音在說：『睡是沒處睡了，大家靠着坐一夜再說。』一個青年坐起來招呼我，『到這邊來！』我挨過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

好容易過了一夜。天亮了，大家坐起來。我見同室難友三十多個，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有幾個是文質彬彬的，有幾個是粗漢，更有三個和尚。據說都是政治犯，異黨罪。

我從難友這裏探問了這監房的情形和規矩。知道那管理員綽號叫『狗頭』，非常兇，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是守衛排排長，專負警戒之責，不管犯人的事，和狗頭攪不好的。這監廳有兩個籠子，共有五十多個犯人。另有一個優待室，除了一二個政治犯之外，其餘五六個是特工，或是犯了特工紀律、或是闖了禍，到這裏來坐禁閉的。那門口的一間房子，關着四五個女犯。我們的籠子終日關着，除了大便，不准到籠外，不像別的監獄，每天有放籠的時間。不准高聲談話，不准看書報，不准通信接見親友，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籠。那木籠就放在廳上，大小正夠直立一個人身，木柵上纏着三角刺的鐵絲，站的人如靠着木柵，便會刺得皮破血流。如果被罰站木籠，輕則三四小時，重則一日一夜，甚至二三日，曾經站死過人。

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裏去。進了廳後，左邊一間房子，管理員坐在桌邊，他就問我叫什麼

名字，我告訴了他。他提起筆寫在簿上，我糾正他幾次筆劃，他寫了多時，嫌我的名字不好，筆劃太多。

『你是什麼案子的？』他側着三角眼問我。

『我不知道。』

『你這人真不老實！自己犯了罪，還說不知道！』

『我沒有犯罪！』

『不犯罪！難道請你來做上客嗎？哼！哼！』歪鼻子在哼笑。

我想告訴他被捕經過。他說：『我不來問你這些。你到這裏要守這裏規矩，不要看他們搗亂分子的樣！』

我說：『是！』

他看了看簿子又說：『你的錢存在我這裏，要買什麼東西可以給你買來。你的錢是不是九十六元？數目要弄清楚。』

我計算至少該有一百五十元，但我說：『這沒有關係，不過用完了，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來？』

『你有什麼朋友在上饒？是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他探我口供了。我說了兩個朋友的名字，一個是三戰區經濟機關負責人，一個是長官部的祕書，是三戰區有聲望的。管理員聽到這兩個名字，臉色和緩下來，帶着不信的口氣反詰：『是你的朋友？』

我答：『是要好的朋友，要錢要什麼，只要通知他們，就會送來的。』

「這兩個我也知道，他們爲什麼不幫你的忙？」

我說：「他們還不知道我關在什麼地方哩！我在上饑的朋友還有幾個；他們大概都在找尋我吧。」

管理員又問我那朋友的名字，當他聽到幾個三戰區軍政要人的名字，並且我能夠說出他們的職位籍貫面貌之後，那青皮臉上裝出笑容，叫我坐下來，又問我究竟爲了什麼案子。我把被捕的經過略說了說，他同情似的說：

『有許多事也難說，你且安心在此，終能水落石出的。』

我要求他送信給一個朋友，他答：『本來是不准許的，但看你這人還忠厚，可以私下幫忙帶出去。』我寫了二三句交給他，他收受了（後來我知道他並沒有送去）。我致謝了他退出來。

不久一個衛兵來叫我移到一個小籠子裏，據說比大籠子好一些。那小籠子比大籠子小一半，住着十七個人，卻看不出有什麼好一點的地方。難友們給我安排了鋪位。有個立在鋪上往外望着的難友說：『報告好消息，飯來了。』衛兵來開籠門，大家準備好碗筷。先拿進三瓦鉢的菜湯，分放在鋪上。以後拿進一桶飯來，大家圍搶上去，用碗到桶裏鏟飯，有的滿碗，有的大半碗，端起來就拚命往嘴裏塞。我擠不上去，一個難友放了自己的碗，給我盛了一碗。我的飯量雖不大，但這樣的碗至少吃三碗才會飽。我急急地吃完了一碗，桶裏的飯早光了。每餐手快口快的可以吃到兩碗，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一個難友教我經驗，第一碗飯不要吃菜，把飯很快的咽下，盛到第二碗再吃菜下飯。我照他的辦法，也沒盛到第二碗。

有一個專員室的組長來視察，到籠門外看了一眼，叫大家都安心，不久要辦訓練班，都可到訓練

班去受訓，受訓完畢就可以自由云云。大家半信半疑的聽着。他又問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可以提出來。大家說：『飯吃不飽。』他說：『飯怎麼會吃不飽？』他答應調查。那組長走後，管理員就大發脾氣，他說：『上面發下來每人每天八合米，那有不夠吃之理？你們這班餓死鬼，不知怎樣吃法的。我公家湊來的米，照數交給伙夫，難道我來揩你們的油不成？你們不相信，以後可以每籠派一人來監督量米，監督伙夫煮飯。我是很公開的，你們卻在組長面前告狀。老實對你們說，各人管各人的職，組長也管不到這裏的事，識相些！』大家挨了一頓罵，不作聲。

第二天派了煮飯監察，到管理員的房間裏去量米。按照每人八合的數目十足量到，又看着伙夫煮飯，一點不少。但煮出來的飯，仍沒有多，我仍舊只能吃到一碗。

二三天之後，量米的監察人從廳後拿了斗桶並一塊圓的斗底板出來，叫大家看。原來那斗桶是夾底的。大家嘩鬧起來喊：『叫狗頭出來講話。』守衛排長叫衛兵請管理員出來，排長叫大家打報告，他轉上去。這一來那狗頭威勢殺下了一點，好幾日不罵人。

我以後每天可以不挨餓。但又來了幾個新『客人』，一丈五六尺長的鋪，睡着二十個人，每人只有七八寸闊的地位，你壓麻我的腿，我壓痛了你的肋骨，擠得不開交。於是每人分好尺寸，釘上竹釘，免得亂擠。我在兩釘之間，側身而臥。患着失眠症，越睡不熟，虱子越會搗亂，一轉動就會戳在釘上。大家鬧得骨頭發痛，只指望早日去受訓，但那消息沒有再聽到。

半個多月後，我有個朋友由政治部派人陪來看我，並有專員室准我坐優待室的條子。從此我出了籠子坐優待室，但我未能從十九層地獄爬上一層。在籠子裏雖然飲食睡眠苦一些，但一心一意坐牢監，和難友們隨便談話，倒也過得日子。在優待室裏吃的睡的雖然好些，而且還可到門外晒太陽；但

和幾個特工犯人以及管理員排長衛兵等應付交際，一言一動須十分留心。那特工犯人都有向專員呈報告其他犯人行動言語的任務。我雖然十二分的留心，但管理員對我常常不滿意，因為我時常同籠子裏的犯人談話，送東西進去，不得他的同意叫衛兵私下送信出去，買東西進來，知道他沒有錢的時候，有意搗蛋問他索取存款。有一個姓×的難友是個小學教師，和我同時出來坐優待室的。他和管理員攪得很好。他當面稱讚管理員年青貌美，應該有個好妻子。他有個表妹品貌很好，他可以做媒，並且把一張不知從那裏弄來的女人照片給管理員。這使管理員開心得三角眼眯成一條縫，把照片看了又看。他們的條件是管理員幫×先生的忙，×先生一出去就介紹表妹。過了幾天管理員說已爲×先生向專員室活動好，但須×先生寫一張自首報告。×先生猶豫徘徊了整天，連吃飯也心不在焉。晚上他決意寫報告，他同我說：『我並非共產黨員，是冤枉的，寫寫，似乎也不要緊。』但他拿着筆仍在猶豫。我對他唸了一句：『嗟呼！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他臉孔一紅，撕碎了紙頭。這事使管理員大大惱怒，說我阻礙別人自首，將不再優待我，如果再有這種行爲，還要坐木籠。由我作東道主的條件，一個綽號叫二胖的特工證明我並沒有阻礙別人自首，說管理員弄不到女人錯怪別人，管理員才沒有話說。

管理員的酒興不錯，外面出去整天，總是醉眼矍矍的跌衝回來。這可苦了女難友，他叫難友到他房間裏唱歌，不會唱歌，要講故事，幾個特工圍在一起，鬨笑喝采。有一個難友幾次三番的不肯唱，見到管理員從來沒有笑容，不理睬。管理員說她不識操舉。有一天新來了一個女犯，生得漂亮些，管理員時常叫到房間裏，問長問短，嘻皮笑臉，女犯回到監房裏暗哭。那個『不識操舉』的女難友勸她不要哭，以後不要理睬『狗頭』，『狗頭』也沒有辦法的。這幾句話適被狗頭聽見，大發雷聲說她唆

使犯人暴動，罰坐木籠，而且要剝去棉衣，穿單衣衫去坐。衛兵不肯執行，他自己去拖出來。守衛排長來勸他，說女犯坐木籠不雅觀，另外可以懲罰。『狗頭』看到那排長也有些怕，於是把那女難友的頸上多肉處擰了一把，並罰她在中山遺像前立正二十分鐘。

皖南事變發生，難友們的災難更多了。各地捉來的人每天三四個以至十來個，籠子擠到坐無隙地。管理員的威風越來越有勁，每天要費好幾個鐘頭，搜查新到犯人的全身，看他忙得很，也得意得很。

監房裏發生了疫病，由二三人增至十餘人，一樣的症狀，似惡瘧也似傷寒。開始有一二個人病死了，要管理員請醫生，他請了茅家嶺村上的中醫來，說是冬瘟。吃了湯藥，也不見大效。天天有人發病，隔幾天死一二個。整個監獄，弄得陰風慘慘，人人自危，管理員照常醉酒罵人，行若無事。有個晚上，一個衛兵活見鬼，說是一個黑影掠過，燈光發綠，大聲驚叫起來。又在一個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跑到屋外，在管理員臥室的窗口，敲窗裝鬼叫，嚇得管理員不敢一個人睡。他買了香燭向棄置在廟角的泥菩薩燒點，化紙銖叩頭。疫病越弄越厲害，大小籠子裏病倒的有三分之一了，管理員才打報告給專員室。由政治部派來一個西醫，西裝革履，肥頭白臉，診視過病人，說是惡性瘧疾。態度從容的指着一個江山人，廈門大學老教授：『這個有點靠不住，其餘的不要緊，你看看我的眼力。』回頭對着管理員說。開了幾張藥方，挾起皮包去了。這晚上就死了三個。醫生的眼力真不錯，那五十多歲的老教授，吃不住死去了。未斷氣的時候，旁邊的一個難友問他有什麼話，他搖搖頭說：『到此，有什麼話可說！』他張着嘴斷氣了。旁邊的難友驚叫起來，管理員起牀披衣，罵他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晚上沒有人扛死屍，天亮再說。那難友只好靠死屍伏臥半夜。江山人一次被捕送來十來個，至此

時活着的只剩三四個。

那老教授有錢存在管理員處，第二天把屍首擡到廟後，管理員親自去買棺材殮衣。棺材是七十五元，殮衣是二百多元，還有十幾元多餘，買了燒紙，管理員表示辦事清爽，不要死人的錢，面有德色。殮好老教授，把棺材放在荒墳邊的老柏樹下，待家屬來領。這是姑念斯文一脈，准他屍骨還鄉。

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對我們說，那棺材決不值七十五元，『狗頭』揩了許多油。我們叫他到棺材店裏去打聽，並且要弄到證據。那衛兵第二天跑到棺材店裏要發票，要開實價，惡嚇了幾句話。那棺材實價二十八元，發票上附註着因來買的人，硬要他開七十五元的價，小店只好照辦云云。

已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底，難友前後已死了十多個，死的出去，活的進來，雖然放出去了三個和尙和幾個粗漢去服兵役，大小籠子依舊擠不過來。

據說新四軍幹部千把人已解到上饒，訓練班就要開始，茅家嶺的人犯要審判了。於是每日有二三個或四五個押到專員室去受審。早上由衛兵帶出去，日暮總有一二個一蹶一拐，面如敗灰地回來的，有一天管理員來通知我今天要開審了，他說可能有人在保我。衛兵帶我和難友葉君同去。葉君是上饒火車站副站長，因為借了二十塊錢給路過的朋友，那朋友寄錢來還他，信被檢查。那信上具的名字，正和新被破獲的弋陽共黨組織的代名相同，於是被捕了。現在由浙贛路局長來證明，並由原逮捕機關浙贛路特別黨部派員來提審。到了專員室，葉君先進去受審，我在外面等着。許久，葉君出來，滿臉通紅，坐下來一聲不響，我又等了兩個鐘頭，不見傳審。要衛兵去問，回來說：『你回去好了，沒有事。』我被弄得莫明其妙，同葉君一道回來，路上我問他怎樣審問，他告訴我他和審訊者的一段對話。

葉君：『單是這點誤會，你們似乎不至於立刻逮捕我，恐怕還有別的懷疑吧！』

審訊人：『老實對你說，我們對你是早已懷疑了！』

葉君：『有什麼可以懷疑的？』

審訊人：『你是個有地位的副站長，賺很多薪水，你卻不賭不嫖，不吃烟，不喝酒，與別的站長大不相同，你很有傾向異黨的可能！』

葉君：『那我還有什麼話說！難道烟鬼酒徒賭棍嫖客，才是忠實的國民黨員！』

審訊人：『那也並不是這樣說法的。好在現在誤會明白了，你辦好手續就行！』

葉君：『什麼手續？』

審訊人：『寫一張悔過書。』

葉君：『我無過可悔。』

『那你還不覺悟，去受受訓也好。』是審訊人的結論。

以後我沒有再被傳審。二星期以後，我終於不經入學試驗，而進特別訓練班。而葉君呢，直到我出集中營時還在受訓。

這兩星期，茅家嶺更不平靜，更淒慘。未受過審的等待受審，已受過審的猜度着自己的命運。情緒不安，不免多發牢騷，於是管理員的叫罵聲，一天總有幾次。因為犯人多，押送來往不便，專員室派了組長到茅家嶺監房後面的草屋裏來開庭。施刑人的扑打威喝聲，受刑人的慘厲呼叫聲，夾着裏面病人的呻吟聲，好不使人悽悽惶惶！

這幾天沒有人死，更沒有放出去的，而新客人來勢更盛，監房裏再也擠不下人，決定把已結案的送到訓練班去。去的一共有五十個左右，還有二三十個留着，我們捐了衣被子，排了隊，聽管理員

訓話。他很客氣說：『在此大家熟了，同朋友一樣，今日分別不免依依。到訓練班之後，生活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兄弟可以幫忙的，沒有不幫忙。』有一難友戳穿了他客氣的原因，問他存款可不可以發還。他立刻板下臉孔說：『那自然會發還的，你不過十來元錢，要你着什麼急？有意搗亂！』由衛兵前導後送向四五里路外的周田村訓練班去。許多難友長久不走路，少見陽光，又因疾病在身，在管理員訓話時，已有幾個立不住倒下去，路上更有幾個倒臥下來，走不動，一個難友仆倒在田塍上吐狂血。好容易扶的扶，揹的揹拖到周田村，關在一座大祠堂裏。

我們從此要過正式集中營的生活了。茅家嶺監房成爲集中營的一部份，它是集中營的預備營和集中營的禁閉室。

二

在專制獨裁者統治的天下，壞的事情總有個好的名字。上饒集中營自然也有個堂皇的名義。囚禁地方政治犯和個別新四軍幹部的，叫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特別訓練班。囚禁那整批新四軍幹部的叫司令長官司令部軍官大隊。一年後合併爲戰時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全國有好幾個這樣的分團，據說在西安、四川的規模之宏大，爲東南所不及。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囚犯而是學員，難友互稱曰『同學』。

集中營的地址是在上饒周田村，離開上饒城十里路。四面都是大小荒山，只有三條路通到村外，是適宜於看守犯人的。集中營的房子，除了一個祠堂，一個廟之外，是把老百姓趕走了一部份，徵用的民房。上下周田兩村一百多戶人家的房子，集中營徵用了一半。把房子改造，拆壁掘地，老百姓敢